

第四届“春华杯”征文大赛文学创作类一等奖

## 桑葚儿

孙玉芳

(社外学院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 2002 级)

### 一

午后下了一场雨，黄昏时分雨停了。炊烟缓缓升起，轻乎似一只只挥动的水袖，慢慢淡了淡了，终于消融在半天的灰云里。巷子深处传来阵阵犬吠。不知是谁家的二胡，咿咿呀呀响个不停。阿妈和邻家的婆姨正在外面淘米，不住地说着亲戚往来和邻里的长短。

菱子趴在窗台上，望着不远处灰色的天空灰色的墙黑色的屋顶以及更远处的灰色的天空。菱子好无聊啊。菱子蓦地想起了乡下阿婆家的茶园和茶园不远处阿东哥家的茶园以及更远处的阿东哥家的桑园。该是桑葚儿成熟的时节了。菱子最喜欢桑葚儿，桑葚儿成熟的日子，她的唇齿都给桑葚儿染得乌紫。

阿妈淘了米，正在院子里煮饭。潮湿的柴禾上掀起一片青烟。阿妈偏过脸，轻轻地咳嗽了两声。

菱子跑过来抱住阿妈的脖子，笑着说：“阿妈啊，我去阿婆家好不好。我帮阿婆放鸭子去啊。”

阿妈笑着说：“阿妹哪里是想放鸭子去，阿妹是想吃桑葚儿了吧。”

菱子嘻嘻笑着，把两只冰凉的小手伸入阿妈温热的后颈。

## 二

萍乡距离水云镇约莫二十几里水路。阿妈叫来了阿水伯。

阿水伯一身土黄色的布衣裤，吧嗒吧嗒抽着烟袋锅。等他在船沿儿上磕了烟灰，就撑起竹篙，在青石板上一点，小船立即荡悠悠飘出好远。

河面很宽。水上满是尖尖的芦苇、扁扁的蒲草、油油的青荇、褐色的菱角，一两只水蜘蛛和水蚊子在又轻又疾地划行。

菱子坐在船边上，不住地拾起一个个菱角，剥了壳去尝那水样嫩的肉，淡淡的没什么味道，于是远远地抛开。又不住地把脚伸到水里去，踢腾起一片水花，把过船的水痕和云影都撞晕了。

阿水伯慢悠悠地撑着船，不时笑着望望菱子，望望前方的水面，又望望菱子。

菱子折腾累了，便躺在船里一边看云一边同阿水伯说话。

“阿水伯啊，你想我阿婆了吗？”

阿水伯笑笑。

“阿水伯啊，你想吃桑葚儿吗？”

阿水伯还是笑一笑，说：“阿妹到了阿水伯的年纪，就不想吃桑葚儿啦。”

菱子翻了一个身，说：“才不，我到了阿婆的年纪还是想吃桑葚儿呢。阿东哥家的桑葚儿最大最甜了。”

阿东哥家的桑园。桑园好大啊。桑树上面一串串紫的、白的，都是桑葚儿。菱子肚里的馋虫都淌口水了。菱子于是跳起脚去够，却怎么也够不到。阿东哥脱下小白卦爬到树上去。老桑树好高啊，阿东哥也爬的好高。老桑树高到云里去了，阿东哥也爬到云里去了。

渐渐的，老桑树不见了，阿东哥也不见了。

菱子坐在船边茫然地踢着水，沉默着。

船到了萍乡靠岸，菱子蹦了下来。菱子走在竹桥上，竹桥吱吱呀呀地响。

“摇啊摇，摇到‘阿’婆桥。‘阿’婆夸我好宝宝。摇啊摇，摇到‘阿’婆桥。‘阿’婆夸我好宝宝。”

菱子在桥上一遍一遍地走着。

阿水伯从后面赶了上来，牵着菱子的手。

阿婆正在院子里晒蚕匾，看到菱子就笑眯眯地走过来一把搂住。

“是阿妹啊，可把阿婆想死了！阿妹想阿婆了吗？阿水啊，进来歇歇吧。”

阿婆家的檀木桌椅擦抹地晶晶放光，阿婆家的茶壶茶碗晶晶放光。阿水伯在青石板上蹭了蹭鞋，走进来，端端正正地坐在檀木椅子边上。

“阿水啊，喝点儿水。”

阿水伯站起来接过白瓷碗，道了谢，咕嘟咕嘟喝了一碗白水，又咕嘟咕嘟吸了一袋水烟。然后阿水伯跟阿婆说了句话，抬起脚就走啦。

菱子飞快地追出去，说：“阿水伯啊，你再来啊，来吃桑葚儿啊！”

阿水伯像一头老水牛，慢悠悠地越走越远。

### 三

阿东哥穿着白色的竹布小褂，提着一只木桶，菱子穿着蓝色印

花布小褂，挎着一只竹篮，摇摇摆摆走在竹桥上。

菱子唱着，“摇啊摇，摇到‘阿’婆桥。‘阿’婆夸我好宝宝。摇啊摇，摇到‘阿’婆桥。‘阿’婆夸我好宝宝。”

阿东哥说：“错了错了，是‘外’婆桥，‘外’婆桥。”

菱子说：“不，就是‘阿’婆桥，‘阿’婆‘阿’婆‘阿’婆桥！”

菱子走过一片油菜地，满眼都是金黄的油菜花，甜甜的，香香的。黄粉蝶儿在花间跌跌撞撞。菱子好高兴啊。

阿东哥采了一把油菜花别在衣襟上，又插了一朵在菱子的羊角辫上。

小河轻轻地抖动着，大鱼小鱼和各色水草都在里面跳。天碧清碧清的，仿佛刚刚洗了脸，干净得一丝云彩都没有。

阿东哥舀了小半桶水搁在岸上，挽起裤管下水，用草和泥巴垒起了一道士坝。然后阿东哥就开始摸鱼了。摸到一条就扔给菱子。菱子接住了就放到木桶里，接不住阿东哥就做一个鬼脸，羞她。

不远处游来一群鸭子，“鸭鸭”地叫着。

“菱子，快，快把臭鸭子赶走！”

菱子于是捡起一根木杆，噼噼啪啪走到水里去。

一条鱼掉在湿漉漉的草地上，啪啪拍着泥水。菱子溅了一脸的泥，迷了眼，两手在地上乱摸，被菱角扎了一下，出血了。菱子把受伤的手指放在嘴里吮着。

阿东哥蹲下来，发愁地说道：“你怎么这么笨啊。”又说，“你这么笨，将来找不到婆家的。”

菱子于是也隐隐地发愁了。

阿东哥又说：“没关系，我回家跟阿妈说，你要是找不到婆家，就嫁给我好了。”

菱子于是不好意思地笑了。

阿东哥也笑了。

## 四

阿婆蹲在青石板上洗衣服。阿婆的脸像菊花皱。阿婆拿着棒槌捶啊捶。阿婆的手像桑树枝。

菱子悄悄走过去，趴在阿婆的背上，咬着阿婆的耳朵小小声说：“阿婆啊，你不用担心我将来嫁不出去。阿东哥说了，我要是嫁不出去呢他就娶我。我就能整天吃桑葚儿啦。”

阿婆于是大笑，笑得菊花摆，桑枝摇。

向晚时分了。黄昏的光照在田埂上，照在阿爷和老水牛的身上。

菱子跑过去，叫：“阿爷阿爷！”

阿爷走过来，把菱子放在水牛背上。菱子拍拍水牛的头，又拍拍阿爷的头，说了声：“嘚驾跑哎！”

老水牛低下头，闷叫了一声。菱子笑了，阿爷也笑了。

菱子回到阿婆家就看到阿水伯。阿水伯说阿爸回来了，要菱子回去呢。

菱子低着头走在竹桥上，阿东哥远远追过来大叫：“菱子还来啊，来吃桑葚儿啊！菱子还来啊，来吃桑葚儿啊！”

菱子于是又回到水云镇。到了家，得知阿妈病了。

穿着古怪衣服的阿爸看到菱子很高兴，问：“阿妹想阿爸了吗？”

菱子点点头。

阿爸很高兴，亲了亲菱子，又问：“阿妹想到城里去吗？阿爸在城里有一个家，家里还有一个善良的阿妈。看，这是城里阿妈送给阿妹的——”

菱子突然明白了什么，挣开阿爸的怀抱，哭着说：“我不去啊，我要我的阿妈啊，我要阿婆啊。我还要吃阿东哥家的桑葚儿啊。”

## 五

菱子的高跟鞋轻轻叩着水云镇的石巷。水云镇依旧是小桥流水，乌瓦粉檐，人家处处。咿咿呀呀的二胡还在拉过来拉过去，又是谁家的狗在叫了。

从前那个窄巷里，一个老女人倚在木门上，两眼定定地望着菱子，一边在衣服里抓痒，一边不住地念叨：“我家阿妹没良心啊。她一走就再没来看过我啊。”

菱子的眼泪很快就流出来了。

阿水伯一家十年前就搬走了。水云镇再没有可以说话的人。

萍乡呢？萍乡的阿婆和阿爷不在了，茶园换了主人。阿东哥娶了邻家的阿妹。蚕价一天天高上去，桑价一天天落下来，园子里的老桑树都给砍光了。

菱子脱下高跟鞋，赤脚走在那座破败的竹桥上。竹桥吱吱呀呀的叫着，好像没牙的老太太在唱几十年前的老歌。

萍乡也没有菱子的家了。菱子在桥上一遍一遍地走着。

黄昏的微光披在菱子身上，沙沙作响。记忆中依稀闪过阿婆的笑脸和阿爷的头，耳边还听得见阿东哥的那句“菱子还来啊，来吃桑葚儿啊”。

2004年5月作

原稿佚失

2009年11月回忆